

## ■新作聚焦 路内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

# 再见路小路,再见

□刘欣玥

在写作、阅读与传播都在暗中提速的今天,耐心似乎已变成了一种奇缺的创作品格。比如在《繁花》出现之前,人们已经快要忘记酝酿了几十年后纷纷沓来的好故事是什么模样,又比如已经很少能看到作家用10年之久的时间讲述同一个角色的故事,就像路内笔下的路小路那样。从2008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到《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与之组成的“追随三部曲”,再到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路内以一种超乎想象的耐心和持久的叙述动能,不断搭建着路小路的世界——根据作者本人的介绍,这本书也终于要成为“路小路系列”画上句点。四部小说构成彼此的前传、续作或番外篇,在这个浑融一体的闭环里,无论从哪一本读起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十七岁的轻骑兵》的确是路内在对路小路的肖像画进行最后的添墨,同时也是对一个人物和一段创作的生命路途的告别。

10年前,在遍布着化工厂区的灰蒙蒙的戴城,一个名叫路小路的少年出现在街头,带着左右突奔的荷尔蒙和诗意,从此进入路内的文学时间。他是技校的小混混,是糖精厂的学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大潮里受到冲击的最年轻的一代工人,当然,也是无数后来进城失败的小镇青年之一。如果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说主人公与叙事控调是路内的一种幸运,那么当最初的一切变成长达十余年和近百万字的跋涉,却依然能保持相当的鲜活好看,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收录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的13个短篇,写作跨度亦有8年之久,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著,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段落进行文学重构。这是属于一个小工人的90年代,也是他从

少年到青年不断在废墟中寻找自我存在与未燃尽的历史余热的漫游时代。而这一次,路内要讲述的不是30岁的路小路,也不是18岁的路小路,而是17岁的路小路。从成年向未成年边界的这一小步后撤,并不是为了给理想和天真腾出空间,相反,在《十七岁的轻骑兵》里,我们读到了比从前更浓稠的灰烬与压抑。身体的寒冷与饥饿、精神的无聊,像铁笼子一般罩住了路小路,他只能通过有限的暴力进行象征性的反抗。作为戴城化工技校89级维修班的学生,17岁的路小路灰头土脸,对成长为一名工人的未来充满沮丧。像样的恋爱尚未发生,甚至连离开戴城的梦与决绝都还未找到。出生于1973年的路内,将故事的指针定格在了1990到1991年之间,这也是小说家自己的17岁。如果说在“追随三部曲”里,路小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更多地来源于90年代中后期工厂改制风暴前后的茫然与溃败。那么《十七岁的轻骑兵》在时间上向着八九十年代之交这条边界线的前溯,则更多地让他置身于政治转折后青年学生中普遍弥漫的沉闷与混乱无序。路小路的17岁,面临着两个历史段落的前后夹击,承受着学生与工人双重身份的遏抑和被牺牲感。

或许我们有必要在这主人公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复数:17岁的路小路们。路小路只是89级化工技校维修班的40个男生之一,即使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他的影子和气息。当他们在温州发屋里理了同样的莫西干头,路小路想到的是“我将和他们一样,或永远和他们一样”(《四十乌鸦魔记》),40个“我”构成了“我们”;与此同时,每个个体的丧失与挫败也都是集体的丧失与挫败,“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她,这个‘自己’包括我们所有人”(《赏金猎手之爱》)。在这本短篇中,路内似乎有意要让路小路在40张之多的面孔中模糊、隐没。

路内对于书写90年代的不舍与执著,早已超出个人回忆所需要的剂量。可以很确定地说,他在自觉地对1990年来中国当代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段落进行文学重构。这是属于一个小工人的90年代,也是他从少年到青年,不断在废墟中寻找自我存在与未燃尽的历史余热的漫游时代。

给全班放黄色录像带的瘟生、偷书的飞机头、捅了老师一刀的刀把五、舞男大飞、不断追问空虚的花裤子,还有在这群技校生之间穿梭的形形色色的女孩。沉闷又孱弱的17岁似乎要乘以40倍才能得到一种虚张声势的底气,不再是一个人的战争。当然,当轻骑兵们手无寸铁的失败和疲惫乘以40倍,路小路提前宣告无路可走的青春,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和集体共情。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要用“青春”来谈论路小路和路内的写作,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在整个20世纪,青春都是与中国的政治、历史及未来想象极为密切的关键话语。它不应被后来出现在文学与电影市场中特指的“青春文学”或“青春电影”所窄化。路小路的青春,那些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不可抑制地迷恋风与云朵一样的女孩的反常举动,看似是在持续走下坡路的生活面前无处发泄的本能,背后其实有极为具体的时代精神学与生命政治。可以说,个体的青春,从来都如同晴雨表一般能折射出历史变迁的温度与湿度。就承担特定历史年代里青年人的历

史情绪这一点而言,路小路可以称得上是当代小说中一个难得的典型,即使今天的文学批评几乎已不再使用这个落满了灰尘的词语。但在这么一个历史时段里所呈现出的饱满的症候性,他的令人难忘,却又都不如“典型”来得恰切和有力。 “轻骑兵”这个浪漫、骄傲却又显然不够强悍的兵种,暗示着路小路们的青春,几乎难以避免地要陷入与无物之阵的搏斗,并且最终一无所获。路内如此命名路小路的17岁和他的90年代,以回到开端的方式给予一切以终局。这背后的历史本体与小说家更为倾向于悲哀的历史观,其实仍存有很大的讨论余地。但在道别路小路的时刻,《十七岁的轻骑兵》最大的成功,或许在于写出了90年代初期那种前所未有的沉闷、难测与无能为力,这是对路小路的个体生命与历史又一次共振的重要增补。在一个边界更清晰的历史范畴里,我们看到了后来的工人路小路、进城青年路小路,在成为自己之前,在他最后的学生时代里做过虚妄而有限的努力——“但他举起了投枪!”

## ■创作谈



□路内

《十七岁的轻骑兵》是我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收录短篇13则,写的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三校生。由于人物和故事场景的一贯性,我称之为“主题短篇小说集”,这概念也是生造的,或者说,一部精心选编的短篇集本身就应该有主题贯穿,《聊斋》也好,《米格尔街》也好,都属于此类。主题特别明显的是巴勃尔的《骑士军》,比较隐晦些的是塞林格的《九故事》。上述四本书,曾经被我反复阅读,如果它们是一件金属器物的话,应该已经被我的手掌抚摸得锃亮。 这本小说集的篇目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序的,第一篇应该是2008年写成,当时我刚刚写完《追随她的旅程》——一部显得过度纯情的小说,也不乏反讽或严肃,总之就那么写完了。恰好张悦然为了她主编的《鲤》来找我约稿,我还沉浸在《追随》这本书里出不来,也写不了别的东西,就顺手写了近似“番外”的一则短篇。“番外”这个词也不太入流,姑且用之。此后,一些刊物和媒体约我写短篇,我便继续写一篇,说起来也是捏造故事。最近10年一直在写长篇,像在一个巨大的房子里打转,忽然有人开了一扇小窄门,让我出去透口气,写个短篇之类。这看起来是休息,实际总会打乱长篇幅的写作节奏,让我产生焦虑感。惟独《十七岁的轻骑兵》,作为主题短篇集来说,进进出出不会让我大费精神。有时候,想到某一个故事,但并无约稿,也就索性压住不写,等到有编辑找我时才落笔。这感觉就像我出门时总会往口袋里塞几张零钱。

就这么写到了2017年。 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要花一年时间把这本书写完,然后再梳理一下,使之成为一本“准长篇”,后来想想,也没多大意思。小说出版的时候,有人提醒我,短篇集应该把最精彩的篇目放在前面(大概就像现在电视剧前三集的套路),我也没接受,觉得按写作时间排序显得更诚实些。实际效果是,第一篇确实写得自鸣得意,像长篇小说的边角料集锦,或是不自知的习作;而后半部分的几篇大体还过得去,至少是有短篇小说的自觉度了。

两三年前,遇到一位评论家,他对我说,能不能别再写化工厂了?我只好嘴上打滚说,读者爱看啊。匆匆告别,也没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十七岁的轻骑兵》仍然是写化工技校,一群把化工厂视为青春终点的中国青年。在我其他的小说里,化工厂多半是故事的起点。总之,脱不了干系。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老写化工厂?有几本长篇我试图跳过这个象征物,做得还不错,但到了下一本书,又会栽倒在化工厂前面。后来我想,最可能的答案是:我既不想在小说里与陌生的事物决斗,也不想小说里与熟悉的事物拥抱,最后就变成了这样。如果还想再找点理由的话,就是说,在不同的写作范式之下,这个象征物和这些人物始终能成立,或者说,终于能够活下来——这件事让我有满足感。

写短篇小说还是很有意思的,短篇固然有其范式,作者自身的趣味也很重要。写的时候,不太会去考虑“文学”或者“永恒”这些命题。写完以后,结集成书,感觉是欠了文学一笔精神上的高利贷,自己偿还的是利息,希望是真金白银而不是伪钞,希望写长篇的时候也带有这种自觉性,就对了。

## ■第一感受 一个人与一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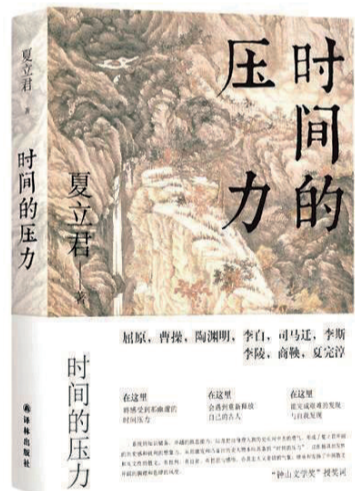
□梁衡

又是多年基本默默无闻。似乎是忽然之间,《时间的压力》出版了!这回,分量可真是出来了。“气象可观之树”,成为望之蔚然、即之成荫的大树了。细读一下,那股非同一般的阅读快感再次弥漫而来。面对白纸黑字,“水落石出”这一阅读感受更强了。夏立君涌起决沙之水,然后“水落石出”。是的,水落石出,吹沙见金,扼腕长叹,就是这个味道。 言说传统,言说古人,可浅可深,浅易,深难;戏说易,实说难。夏立君说:他把理解杰出古人当作对传统的一种回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构想里,中华传统何为?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作为我们生存背景的传统,营养与糟粕俱在。怕就怕将古董皆视为“艳若桃花,美如乳酪”。在个人独见与时代精神结合中,夏立君强烈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温情回归与深刻反省,是理性与情感的深度交织。他的发现与卓识,他的执著或偏见,都是清楚的。

这是独辟蹊径之文,自立格局之文,言他人所未言之文。夏立君彻底拉开了与煽情文、鸡汤文、掉书袋文的距离。“学术质地的文

学表达”、“学者型作家”,对他的这类判断,我赞成。立君每写一人,总是深挖古今资料,旁及中外文史哲,一文耗时半年、一年甚至更久。文章里的每句话都可印证——他的根扎得多深啊。这等功夫,谁人能下?“大树气象”绝不可能靠捷径靠取巧而生成。对此,我心戚戚。范仲淹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肯这样吃苦的人实在太少了。

对立君,我一直以小夏呼之。小夏不小了,已50多岁了。他只在近年数年间能将主要时间投入写作。自《时间之箭》之后,7年(仅此一书)。从《时间之箭》到《时间的压力》,这步幅可真够大。《时间之箭》里有部分品质过硬文章,《时间的压力》则是一个“系统”过硬了。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已经是开拓新视野、贡献新东西的境界了。我相信,这是本不会在泱泱之水里打个漂就不见了的书,是在时间里停留的书。一位基层作者,实现了似乎难以实现的目标。作为文学兼新闻的同道,夏立君不负我望。有人已用“大器晚成”来评价他。在我眼里,立君固然已具大器之质,但离年龄意义上的“晚”尚远呢。一位作



家,若在50岁开外对文学及人生大情大理开窍,何尝晚哉!怕就怕一窍未开呢,却自以为“洞”比天大。 在美丽海滨城市日照,有一棵“华表之木老银杏”,有一位默默苦干的作家夏立君。这两者当然不能等量齐观,但“根深叶茂”却是事物成长的铁律。用根深深去观察掂量一位作家,是可靠的管用的。对老银杏,我瞻仰又思考;对立君,我愿意继续期待之。 我喜欢大树,喜欢并追求有大树气象的文章。

## 四川研讨“嘯天说诗”系列图书

本报讯(记者 明江) 5月25日至26日,周啸天诗词学术研讨会暨“嘯天说诗”系列图书进校园活动在四川省渠县举行。“嘯天说诗”系列图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大风起兮云飞扬》《江畔何人初见月》《忽如一夜春风来》《此情可待成追忆》《一江春水向东流》《只留清气满乾坤》6卷,共200多万字。周啸天一直致力于古诗词的教学与赏析,这套丛书是他40年诗词赏析的集大成,所赏析的文本涵盖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近现代古体诗等领域。活动期间,周啸天先后在渠县职业中学和渠县二中举办讲座,给学生们分享了他多年来在诗词方面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表示,“嘯天说诗”系列图书对经典诗词进行精读,有助于读者感知古代诗词文化的变迁。书中对诗词的讲解深入浅出,引经据典,文笔简明,观点别致,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诗词作品,特别是其中一些创造性的观点深化了读者对诗词意境之美的感悟。

## 基层作协走进鲁院和现代文学馆

本报讯 5月25日,黑龙江省宾县县委宣传部、县文体局、县作协相关负责人来到鲁迅文学院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学习,与鲁迅文学院教师进行座谈,并参观了现代作家的书籍、照片、手稿以及作家书房实景。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主持座谈会。宾县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县文学事业发展情况。宾县作

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会员发展、扶持创作、办刊等方面的情况。大家在交流中谈到,基层文学工作非常重要,要通过多项措施扶持文学新人,让文学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促进文学事业的持续繁荣兴盛。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强了基层作协与中国作协的良好沟通关系,提升了基层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热情。(辛 雯)

## 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将于十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冕) 记者从乌镇戏剧节组委会获悉,以“容”为主题的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将于2018年10月18日至2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日前,组委会公布了今年“青年竞演”单元的命题和规则,并正式启动“青年竞演”单元和“古镇嘉年华”报名。

完整的一句话或一部剧名。参赛者可自行确定词的内容,并在作品中让评委感受到逻辑和创意。从即日起至7月31日,参赛者可登录乌镇戏剧节官方网站进行报名。经初选、初赛、决赛,最终将评出最佳戏剧奖、最佳个人表现奖及特别关注奖。 此外,“古镇嘉年华”单元今年也力求将“容”的主题发挥到极致,吸纳多种表演艺术形式加入戏剧节之中,为艺术家们提供更加成熟完善的创作表演支持及生活上的帮助。活动报名截止到8月31日。

## 接力出版社关注儿童安全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冕) 长期以来,少年儿童的安全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5月23日,接力出版社在京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中国少年儿童安全自护能力调查报告》。张永将、张咏梅、曹专、王红、刘美芳、白冰、黄集伟等儿童安全专家、教育界和出版界人士与会,围绕中国少年儿童安全自护能力现状及如何提高该能力等话题展开讨论。 据悉,从2016年4月起,接力出版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两年、参与人数超过4300人的“中国少年儿童安全自护能力问卷调查”。调查面向7至15岁的中国少年儿童,内容覆盖八大安全领域。此次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社会各界对少年儿童安全自护能力十分关注和重视,但仍存在着专业 deficit、观念老化、学习教育不够等问题,形势依然严峻。与会者表示,少儿图书出版工作者对少年儿童安全自护能力的提高责无旁贷。应推出更多相关优秀图书,有效开展少年儿童生命教育、生活教育和生存能力的教育,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健康发展。 会上,接力出版社还发布了少年儿童提高安全自护能力推荐阅读书单,并向北京市部分图书馆和中小学赠送了“荒野求生技能手册”“荒野求生少年生小说系列”等图书。

## 《人间最后一封信》关注老年群体

本报讯 5月25日,薛晓萍纪实作品集《人间最后一封信》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汪兆骞、曹苏娟与作者展开对谈。 薛晓萍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三位亲人的相继离世,使她满怀悲伤与内疚地注销了自己经营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开始自费到全国多家养老机构做义工。十几年来,她与老人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友谊,并采访了上百位有着独特人生经历和感悟的老人,记录下老人们生命深刻骨铭

心的往事。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人间最后一封信》就是这些采访纪录的精选集。该书以11位老人的遗嘱为主线,记录了11个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 与会者谈到,《人间最后一封信》源自现实生活,内容真实丰富、生动深刻,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该书将老年人的幸福与痛苦、真诚与宽容、孤寂与反思等真切地体现出来,呼吁全社会进一步关注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范 得)

## 第十七届新国风诗人节举行

本报讯 5月19日至20日,第十七届新国风诗人节在京举行。岳宣义、萧鸣、石祥、峭岩、朱先树、丁慨然、郑伟达、巴彦布、绿岛等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参加。 诗歌节期间,大家围绕“砥砺前行,做激昂新时代的歌者”的话题进行讨论。大家表示,诗人要坚定文

化自信,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书写作为创作的宗旨,努力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律律。诗歌要起到警醒人生、激励斗志的作用。新诗必须紧紧地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切力量,为新时代讴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的贡献。(欣 闻)